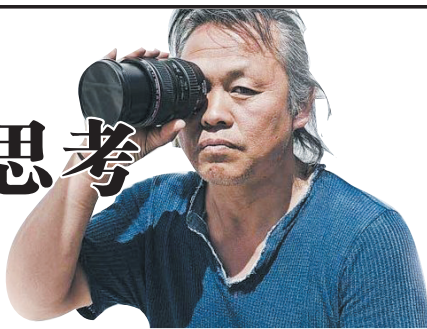


经典作品定有经典的思考



□ 霜枫酒红



“我想我如果死了，金基德会被重新提起。那些憎恶我的、否定我的人，在我死后，会以另一种态度争先恐后地看我的电影。”

说这话的人无疑充满了自信，甚至是满满的自负。这个人就是世界著名鬼才导演金基德，而他也于2020年12月11号由于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引起并发症与世长辞，享年60岁。

金基德的去世让影迷和众多电影界人士深感痛心。同时，观影领域也确实出现了重温金基德影片的景观——金基德的“预言”真的兑现了。

从金基德去世后，在数字传播领域、社交媒体上总有关于其影片的讨论。尤其是这位韩国导演通过影片传递的哲学思想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一直是关注的焦点。

金基德拍摄了《春夏秋冬又一春》《圣殇》《空房间》《一对一》等影片，从这些片名就可以感到金基德对东方哲学尤其是禅意的理解和追求，对现实生活尤其是韩国底层人群的关注。

或许正是因为其作品以禅意悠远、喻意深刻、直指现实，而独具一格，让一些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让一些观众觉得影片节奏比较慢，让一些观众觉得影片人物少、矛盾简单，让一些观众觉得故事太过凝重……事实上，金基德并不是按照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套路出牌的，而是在走自己的路子，因而容易给观

众陌生感。正是这种走自己的路，金基德才在几大国际电影节上屡有建树，成为亚洲导演的一面旗帜。

电影《春夏秋冬又一春》是金基德的代表性作品。这部作品改变了很多关于电影的审美认知，也成为众多电影人眼中的榜样。

影片以一年的四个季节加上来年的春天分为五个章节，分别对应人生的不同阶段。整部电影全是隐喻，基本上就是通过讲述一个男人的一生来完成导演的哲学表达。

在这部台词极少、人物没有名字的影片中，我们姑且称男主人公为“小和尚”。童年时，“小和尚”和师父住在深山的一座小寺庙里，平时跟师父上山采草药或独自跑到溪流边捉弄小动物。少年时代与来寺庙治病的少女产生情愫，被师父发现后他随着少女离开寺庙。青年时代因为杀妻他潜逃回寺庙，警察追缉而至并被警察带走，师父则自焚沉船故去。中年出狱后他回到寺庙为僧，一位蒙面女子将婴儿偷偷留在寺庙，独自溜走时溺水身亡；他带着婴儿住在寺庙，婴儿长成男孩，开始过着像他当年的童年生活。

影片以五个章节对应着人生的追问。春季对应童年：天真蒙昧，虐待动物致死，人性本恶？救赎悔过，人性本善？夏季对应少年：追问人的本能，在庙宇和红尘之间如何选择？秋季对应青年：占

有之心引发杀心，重回故地能否找回平静？冬季对应中年：时光流逝中逐渐转向内心宁静与思考。又一个春季对应生命的延续：周而复始，开始似乎就看到终点……

影片中，不同的场景都充满寓意，一间小寺庙漂浮在平静的水面上。水是欲念的象征，欲念是人的本能，“小和尚”不断地涉水，最终被欲念控制并滑向犯罪。庙宇里面的隔间无墙却安装了一扇并不宽的窗，窗是合乎规则的通道，“小和尚”不走门而是越过非物理的墙显然是寓意违反规则。违反规则必然会付出代价，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，影片用故事回应了这个判断。

春夏秋冬又一春，四季轮回。金基德讲述的故事相对比较简单，而讲述过程更是不急不躁、禅意浓郁。经过大约100分钟的观赏，除了那些声称看不懂的观众，大部分观众会陷入人生哲学是思考，甚至会暂时回归内心的平静。尤其是用杀人的刀来刻佛经的细节，很容易让观众想到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

少用台词多用画面说话；影片充满暗示的符号、隐喻；追求意境，表达人生哲理。这不仅是《春夏秋冬又一春》的特色，也在《圣殇》《空房间》等影片里有表现。这些电影让观众“用生命去解读”，去思考商业电影之外如何走出多元风格的路径——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经典作品一定有经典的思考。

神交



我很早以前看过一个电影，叫《死亡诗社》，主演是罗宾·威廉姆斯，他演一位教师，英文老师基廷，来到一所私立男校教书。学校里的氛围很保守，男孩子们的功课不轻松，要学化学、学拉丁文、学几何……学生们在基廷老师的影响下，喜欢上了诗歌，组织起了一个“死亡诗社”，聚集在校外的一个洞穴里读拜伦读惠特曼，有一个学生，读诗之后变得更积极主动，追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，还有一个学生叫尼尔，本来是父母的乖孩子，要上医学院的，被基廷老师蛊惑之后，想去演戏，这让他爸爸勃然大怒，父子两人矛盾激发，尼尔自杀。他爸爸认为，儿子误入歧途，学校负有责任，基廷老师被迫辞职，离开了这所男校。这就是《死亡诗社》的故事，基廷老师想让孩子们领略到世界的富饶，让他们有自己的思考，有生命的激情，但也的确间接地害了一个孩子。

《死亡诗社》这个电影，讲的是1959年的故事。我们再来看1968年的一个故事，这是真实的经历，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，是真实。1968年，有一个小伙子叫迈克尔·坎宁安，十五岁，在洛杉矶一所中学读书，课间休息的时候，会跑到校园的一个角落去抽烟，有个女孩也老在那儿抽烟。那个女孩很漂亮，很酷。坎宁安就跟那个女孩儿搭讪，问她，嘿，你喜欢鲍勃·迪伦吗？那是1968年，每个年轻人都特别有激情，都是潜在的诗人，大家都喜欢鲍勃·迪伦。男孩子接着说，你觉得莱纳德·科恩怎么样？科恩是不是比鲍勃·迪伦还棒啊？女孩儿抽完烟问，那你看过T.S.艾略特吗？看过弗吉尼亚·伍尔夫吗？女孩儿说得很慢，声音也抬高了点，而且说的是这两位作家的全名，诗人T.S.艾略特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。男孩子老实承认，我没看过。

第二天，迈克尔·坎宁安就去了学校图书馆，书架上没有艾略特，只有一本伍尔夫的《达洛卫夫人》，他就把《达洛卫夫人》借走了，回家看书。他看不懂伍尔夫在写什么，但他能欣赏那些句子，在坎宁安的回忆文章中，他是这么说的——“我从来没有读过或者写过这么复杂、这么有力、这么准确、这么漂亮的句子。她的遣词造句就像是吉米·亨德里克斯拨弄吉他一样娴熟。只有天才才能做到，在率性而为和控制全局之间，在毫无头绪和稳定的形式之间，一次又一次寻找准确的平衡点。”迈克尔说，语言是活着的媒体，那些句子是有伸缩性的，能给人快乐，而且变化无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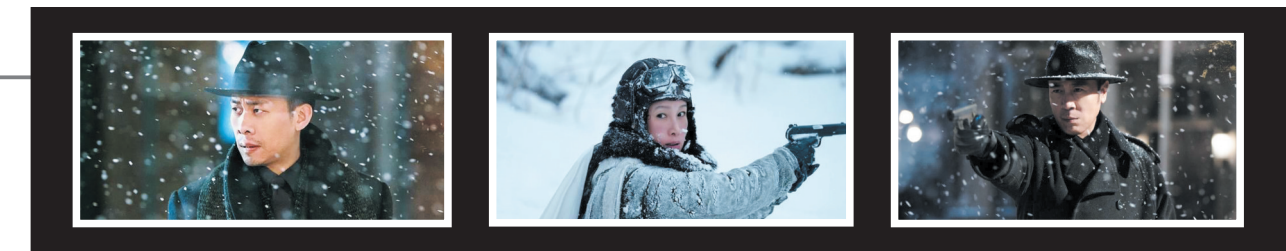
迈克尔后来成了个作家，写了几个小说，《达洛卫夫人》这本书始终在他脑子里转悠。终于他动笔写了一个小说叫《时时刻刻》，还改编成了电影。

100年前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英国小镇上写《达洛卫夫人》，过了50年，有个15岁的学生，在洛杉矶自己的家里看《达洛卫夫人》，这个学生后来也成了个作家，写了一个剧本，把《达洛卫夫人》变成了电影里的叙述脉络。有一种说法，说古往今来的作家，都围坐在一张大圆桌上，你不知道谁和谁谈得来，谁又在影响谁，他们不是按照文学史的传承来写作，他们有自己的阅读脉络和喜欢的前辈。我们读文学作品也是这样，不知道遇到哪本书，会突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，发现原来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，被很久以前的某一个作家写过，他穿越时空，讲述他的故事，你捧着书，发觉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贴近你的心，这样温柔熨贴地跟你说话。

王 文

致敬无名英雄

——谍战片《悬崖之上》观感



母亲节那天，我去影院观看了由张艺谋执导的谍战悬疑片《悬崖之上》。在此之前，作家全勇先的原创故事已经被拍成电视剧《悬崖》，由张嘉译、宋佳、咏梅联袂主演，是一部在很多观众心目中占有重要席位的经典谍战剧。加之这部影片曾在我市北村电影小镇取景，更成了我这个谍战剧迷的必看片目了。

电影《悬崖之上》是由张艺谋执导，张译、于和伟、秦海璐、朱亚文、刘浩存、倪大红、李乃文领衔主演，余皑磊、飞凡主演，雷佳音、沙溢特邀主演的谍战电影。讲述了特工们在严峻考验下与敌人斗智斗勇，执行秘密行动的故事。之前从剧透中得知，电影和电视剧虽都改编自作家全勇先的原创故事，但看了电影发现二者在故事上并无交集。不过，红与黑阵营中，红方主角名字都叫周乙，黑方主角名字都叫高彬。两个作品保持了一贯调性，在质感和风格上一脉相承，都是冷峻与克制的路线，重点都是聚焦人性。同样的崇高信仰，同样的险峻悬崖，不同的精彩呈现，不同的实力演绎。

电影《悬崖之上》背景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，讲述为保护“日本展开反人类实验”的人证，4位曾在苏联

接受特训的中共谍报人员，回国执行代号为“乌特拉”的秘密行动，由于叛徒的出卖，他们从跳伞降落的第一刻起，就落入了敌人的陷阱，为了完成任务，他们不得不在生与死的悬崖之上冲破困境，由此在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中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谍战交锋。两个小时的体量，张艺谋导演通过娴熟的叙事技巧，讲述了一个完整且精彩的故事。既有从视觉到情感上浓郁的张艺谋电影风格，也拍出了谍战片的紧张刺激，尤其是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”的悬念和反转。

氛围营造之于谍战题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影片从一开始就很出彩：洋洋洒洒的雪，铺天盖地的雪，不见有停歇的雪。过膝深的雪绵延于丛林，一团团的雪泥泞了道路……融合了雪元素的环境都被镜头描绘得极具苍茫感与冰凉感，通过“雪”元素营造的肃杀氛围，让《悬崖之上》的故事一下子有了惊险的味道，紧张、揪心甚至惊恐的观看体验，将观众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了。随着剧情的深入，氛围的营造贯穿始终：夜幕下的长街，冰冷的空气，黑色的衣服与黑色的汽车，加上冷色调的建筑环境，也都制造出了危机感十足的氛围。还有枪、短刀、电

刑用具等道具元素的应用，同样营造了命悬一线的残酷氛围，加上极具张力的音乐应用，更添了红与黑的较量、生与死的周旋、敌我博弈的紧张氛围。

影片中一句经典台词更是深入人心：“我要你活着，看到天亮！”这也是生活在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的共同心声。他们生活在悬崖之上，随时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，却总在关键时候想到祖国的黎明；他们把身影与明天融于雪夜，只因一颗赤子之心不灭！看完《悬崖之上》，不禁想到那句动人的话语：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”没有悬崖之上的英雄，哪有灯火里的中国？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许多人都在重温党史，更加明理、增信、崇德。值此之际，《悬崖之上》的上映恰逢其时，它使观众从“雪的冷”中体味到“心的热”。影片中“乌特拉”的行动代号，翻译成中文就是“黎明”。如今，黎明早已降临，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的今天，时时回味一下黎明前的黑暗，致敬那些为黎明到来付出的英雄们，更能体会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！

宋元林